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5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六月粽箬香

□宝应陆金美

老家虽然没有山,但有湖荡、河塘,及天然的芦柴。工作闲暇时,我总习惯回老家走走,看看湖边的芦柴。

春天来了,湖边的芦柴根冒出了嫩嫩的尖子。不久,芦柴秆渐渐变粗长高,秆上的叶子舒展身姿,在微风里轻轻摇晃。到了六月,芦柴叶子成熟了,绿油油的,有四指宽,修长的叶子翠绿鲜艳,用手一摸光滑滑的,散发一股诱人的清香。到了端午,老家人们把芦柴叶子称为:“粽箬”,采摘下来裹粽子。

记得小时候,大人忙于队里的农活,端午节前一天,采摘粽箬就是我们孩子的事情。一放学邀上几个同伴,拎着篮子,到河塘边打粽箬。芦柴秆有两米多高,我们孩子个子矮,要想打到新鲜的粽箬,就必须跳起来,将芦苇秆抓住拉弯在自己的跟前。打粽箬也是有技巧的,一手扶着芦苇秆,一手抓住苇叶的根部,朝下用力一掐,随着“啪”的一声,青翠的粽箬应声被掰下,放到篮子里,新鲜碧澄,散发出幽幽清香。

回家后,母亲把篮子里的粽箬放在烧好的开水锅一烫,然后将十几张粽箬聚在一起,扎个把子,挂在屋外晾干水分后,晚上就可以动手包粽子了。只见母亲将粽箬先卷成一个喇叭形,把浸泡好的糯米舀进去,靠在盆沿抖几下,又用筷子往里轧几下,用手按得实实在在,再将多余的叶片反折回来盖住扎紧,用搓好的细麻绳把粽子一圈圈地缠起来,不一会儿一个漂亮、精致的尖角粽子就包好了。母亲会包好几种粽子,有犄角对称的菱米形的、犀利峭拔的斧头形的、粗放简朴的草把形的。等粽子包好后,就放入大锅中慢慢煮熟。随着白腾腾的雾气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清香。等粽子煮熟了,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锅盖,捞出一个粽子。经过蒸煮,粽叶由原来的青绿变成了暗黄色,糯米也吸收了粽叶的香味,吃起来格外香

糯有韧劲。那时虽然很少有肉馅,但母亲也能做出几种馅料的粽子,有红豆绿豆、花生蜜枣之类,都是我们爱吃的。

粽箬除了用于包粽子,其实还有一大用处,就是做药。小时候,我清晰地记得如果庄上有人害了疮,家人就跑到柴滩上打几张芦柴叶,回家把它切得细碎细碎和艾叶一道敷贴在患处,过上一个礼拜就会痊愈。后来上了高中,我读了好多课外书,才知道芦柴叶切成细末,可治发背溃烂;芦花止血解毒,治鼻衄、血崩,上吐下泻;芦茎、芦根能清热生津,除烦止呕。老家芦柴叶子是缺医少药年代乡亲们治病的宝贝。

粽箬也是我们孩子制作芦笛的材料。采下几张粽箬卷成芦笛,大头用小柳枝别起来,小头捏扁了,用嘴啜摸几下,使劲吹就能吹出响声。芦笛的音调跟卷的笛筒子长短、用粽箬多少有关系,用粽箬少卷的笛筒子细,发出的声音低沉浑厚;用粽箬多卷的笛筒子粗,吹出来的声音则清脆悠长,有时引得树上的小鸟也跟着鸣叫。从端午节开始一直吹到10月底,每天早上、中午第一个到达村口的小伙伴,就会站在小木桥上吹芦笛,芦笛声就像部队的集合号,小伙伴们听到了召唤,纷纷背着书包随着那纯美的声音向集合地而去。

前日在老家,一位发小告诉我,每年端午前,村里就有人每天划着小船,在湖荡、河塘中采摘粽箬,然后弄到城里卖。就几天时间,能挣几千块钱。

我站在发小撑的小木船上,看着成片芦柴随风摇摆,连绵逶迤,十分壮观。它们是老家湖荡、河塘的守护者,是好多鸟儿的聚集之所,一阵南风吹过,湖边的芦叶好香啊!我禁不住伸手摘上几片芦叶,叠得整整齐齐,放在车子里。今晚回家,我要用老家的芦叶,包上一锅喷香的粽子,好好过一把馋瘾。

部优秀的作品。他曾说:“当你穿过了暴风雨,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”而这暴风雨,正是我们在努力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焦虑和困难。

我家南墙边的爬山虎,也是深谙成长之道的“高手”。前几天看它,还在二楼空调外机旁小心翼翼地探着头,今天再瞧,它的“绿爪子”已经牢牢扒住了三楼的铸铁栏杆。这种植物最懂“悄悄”二字的妙处,不像月季开得锣鼓喧天,也不似凌霄花总爱往人眼前晃。它们只管贴着缝攀援,把根扎进混凝土的毛细血管,待整面灰墙都成了碧玉屏风,才教人惊觉时光里藏着的暗劲,那是时光赋予的惊喜,也是生命不屈的见证。

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,我们总会遇到各种不确定的状况。有时候,前方的道路崎岖难行;有时候,我们会迷失方向。但如果因为害怕摔倒、害怕迷路就停下脚步,那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终点。只有勇敢地走下去,穿越那片看似狭窄而漫长的“初极狭”,方能在复行数十步之后,迎来“豁然开朗”的那一刻,发现那片专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。别让焦虑偷走我们的努力,也别让担忧耗尽我们的热情。就像那棵柳树,不必为季节的变换而焦虑,只管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。

观草木生发,方知那些让我们辗转反侧的心事,或许本就是岁月撒在途中的种子,走着走着,便花香扑怀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我们更应学会这份从容与耐心,生命自有其成长的节奏,不催促,不比较,默默守护,用爱与理解为他们提供肥沃的土壤,用鼓励与支持为他们遮挡风雨,自会收获满园芬芳,成就人生之美。

铁工的工作枯燥单调乏味,我却觅出松弛的诗意。因为写诗,把师傅、大师兄、二师兄,比喻成了“大泥像”,结果气疯的师傅一股脑儿将我的诗稿塞进了火炉里,付之一炬。

当然也有成功之作。比如这首《司炉工》就见报了:炉火正旺/宛若三月盛开的桃花/炉前手握铁钳的你/不断翻转着锻坯/以求温度均衡/炉火映红了你的脸庞/热汗打湿了你的工装/一块块锻坯是一首首诗/你把诗的意境烧亮。

后来,靠着乐观、坚韧、好学,我参加了成人高考,离开了铁匠炉,结束了长达8年的铁工生涯,也算是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吧。

## 蛙声无韵也动人

□南京高低

## 山顶与山下

□安徽巢湖朱迎兵

夏夜,我独坐庭院纳凉。四围黑得浓稠,唯天上一弯瘦月,洒下些微光来。这光也是吝啬的,只肯分给树叶几星斑点,便匆匆逃走了。偏是这时,池塘里的青蛙却聒噪起来。

初闻蛙声,不过是“呱——呱——”的单调音节,既无平仄,亦乏韵律,倒像是哪个蹩脚诗人信口胡诌的打油诗。然而听久了,竟也听出些意思来。那声音忽高忽低,时远时近,此起彼伏,竟织成一张声网,将整个夏夜都罩了进去。

记得幼时读《诗经》,有“蛙鸣于池”之句,当时不解其意。如今想来,这蛙声竟已鸣了三千年。古人听蛙,今人亦听蛙,蛙声依旧,听者却换了一茬又一茬。这小小的生灵,倒比人类更懂得何为永恒。

邻家老张常说:“蛙声是穷人的音乐。”此语虽糙,理却不糙。富贵人家自有丝竹管弦之乐,穷苦人却只能听这天然之声。然而丝竹易绝,蛙鸣难止。富贵如浮云,倒是这蛙声,年年如期而至,不因贫富而择地而鸣。

去年夏日,城里来了位音乐教授,听得蛙声便皱眉,说是“噪音扰民”。他不知,这蛙声里藏着多少故事。东边池塘里那只声音沙哑的老蛙,怕是已经唱了五个夏天;西边草丛中那对音调清亮的,想必是新婚燕尔。蛙声里有生百态,只是人耳愚钝,不解其意罢了。

宋人辛弃疾词云: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这蛙声原是丰年的先兆。农民听蛙声而知雨水,而知收成,而知饥饱。而今人住在水泥匣子里,蛙声便成了需要消除的“污染”。可悲的是,当蛙声绝迹之日,恐怕人类的末日也就不远了。

夜渐深,蛙声愈响。这声音排山倒海般涌来,忽如万马奔腾,忽如千鼓齐鸣,忽如百匠挥锤。单个的蛙声固然单调,但万千蛙声汇聚,竟成了大自然的交响乐。没有指挥,没有乐谱,却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人类引以为傲的合唱艺术,在这天然之声面前,未免显得做作了。

忽然想起一个故事:某禅师问弟子:“如何使一滴水不干涸?”众弟子无言以对。禅师道:“放入大海中。”这蛙声何尝不是如此?单个的蛙声转瞬即逝,但万千蛙声相和,便获得了永生。

月已西斜,我起身回屋。蛙声依旧,不因我的去留而稍有改变。它们不为任何人歌唱,只是自在地活着,发出生命本真的声音。这无韵的蛙声,反倒比许多矫揉造作的诗篇更动人。

世间至美之物,往往不需要理由。蛙声如是,生命亦如是。

受父亲影响,我喜欢国画,大学时就学这个专业。父亲有个挚友,姓陈,是国内很有名气的国画家。大一暑假,我与父亲一起去他家时,撞见个扎马尾的年轻人,正腼腆地展开画轴请他指导。老人趴在案前看得极认真,他近看看,远看看,右手握着支狼毫笔,在废纸上勾勾画画:“你看这山石的皴法,笔锋要顺着山势走,像溪水绕石头那样自然。”他耐心地说,年轻人认真地听。

后来去得多了,发现陈老的家里永远备着三四个干净的画轴袋,墙角堆着半人高的宣纸,都是给来求教的年轻人准备的。有一次,我看他在给一名陌生的青年人写推荐信,推荐其作品参加省里的书法展,他边写边告诉我:“小李在山区小学教书,每周骑车二十里路学画,这样的劲头不帮衬着,可惜了。”那时我正读大学,不懂他为何总把时间耗在这些“无名之辈”身上。

那年深秋,我抱着一摞作业去他家请教,刚到门口就听见争执声。一个青年攥着画筒往后退,老人却追着往他手里塞墨迹未干的扇面:“拿着,回去临完这张再来说。”青年走后,老人看着我发怔,问道: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傻?”没等我答话,他便沉浸在久远的回忆里。

“40年前,我还是个在县城纸箱厂当学徒的小工。攒了三个月工资,坐了整夜绿皮车去省城,就为王老先生看幅画。到了后,画室门房说先生在会客,我从早上等到中午,好不容易见着人,他连画轴都没接,只说‘年轻人要踏实,别总想着走捷径’。”

“我转身要走,又不甘心,就说:‘先生您站在山顶,自然觉得山下的人小;可您知道吗?我在山下抬头望,您也不过米粒大。’说完我就跑了,怕他骂我轻狂,却听见身后‘啪’的一声,回头看见他把茶杯往桌上一磕,笑了:‘好小子,有骨气,明天再来。’”

“那天晚上,我回到招待所哭了半宿。一半委屈,一半害怕,怕王老第二天还是不见,又怕见了说我画得差。后来每次收徒,看见他们攥画筒的手发抖,就想起那个痛苦的夜晚。名气这东西,像山顶的云雾,看着白茫茫的,风一吹就散了。可人心不一样,你伸手拉一把,说不定就托住了个要沦落的灵魂。”

那天,陈老还送给我一幅画:浅绛山水间,山顶的人负手而立,山下的人抬头仰望,两团墨影竟一般大小。

将画挂到书房里,我看着画,想到:或许真正的高山,从来不是让人仰望的高度,而是愿意俯下身来,让每颗向上的心,都能看见自己清晰的模样。就像老人画里的两个人,山顶的不俯视,山下的不卑微,在彼此的目光里,都站成了天地间对等的存在。

## 与焦虑和解

□苏州刘中驰

## 以苦为乐觅松弛

□吉林李凤高

女儿的考试结果又不太理想,默写和大题中的错误多得让人发愁。老婆心急如焚,忍不住一次次告诫女儿:“再不用心学习,以后只能去捡垃圾了!还想考实验班,做白日梦去吧。”这些话,沉甸甸地压在女儿稚嫩的肩头,她无言地退回房间,门帘轻掩之下,传来断断续续的抽泣,揪着我的心。为了女儿的学业,我们倾尽全力,各类培训班接踵而至,练习题如山堆积,可成绩依旧起伏不定。每次考试后,我们都陷入焦虑的漩涡。

公园里散步,看到那棵只剩下一张树皮支撑的柳树,居然抽出了新芽。去年冬天,它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我和女儿说:“这棵可怜的柔弱的柳树,怕是熬不过寒冬了吧?”然而,如今它却以不屈之姿,迎风摇曳着嫩叶新枝。大自然从不会被人类的担忧所左右,一切都在默默努力中悄然发生。

生活中,我们常常像那个杞人忧天的古人,为还没发生的事情焦虑不已。准备一场考试时,书本还没翻开,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:要是考砸了怎么办?要是复习不完怎么办?这些无端的担忧,就像一团乱麻,缠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。可当真正静下心来,一页一页地翻书,一道道地做题,那些曾经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,竟也在不知不觉中攻克了。

想起作家村上春树,他在开始写作生涯时,也面临着无数的不确定。从经营爵士乐酒吧转型为职业作家,这中间的跨度,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焦虑。但他没有被这些焦虑困住,而是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写作计划,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写作四小时,然后跑步十公里。就这样,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,他完成了一部又一

我18岁参加工作,工种是铁工,工作是烧铁。刚开始一整把铁烧没了,师傅笑着说:“炉里招耗子了?”后来我才知道,铁让我烧化了,铁水随着炉灰流进了炉底。再烧铁的时候,就得注意调风量,不能随意开大风。

师傅还说:“铁烧红了不能搁手摸。”实际这是一句幽默,连傻子都知道。但是铁黑了也不能用手摸,这就是由痛苦经验得来的幽默了。当火红的热铁由暗红变黑,我去抓,“滋滋啦”一股肉香味的烟,把我的大拇指肚子烫熟了,过后那是钻心的痛,痛彻心扉的痛!后来我学“尖”了,遇到黑铁,先啐口唾沫,不冒热气才敢上手抓。